

通識忽視辨是非 青年暴力須反思

楊志剛 香港教育工作者



通識議題

梁天琦參與暴動罪被判囚六年，大學生淪為階下囚，首先要拷問的是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要問誰？是誰令畢業於香港大學的陽光青年淪為階下囚？梁天琦參與旺角暴動罪成，被判監六年，他開判後保持鎮定。他的支持者而同情者卻莫不激動大喊：我們這一代人虧欠了他，他是香港義士、勇於承擔、是青年良心、時代之光。然後是一連串的聲援大會，在輪候冊排期探監的議員名單愈來愈長。擾攘一輪之後，義憤填膺紓緩了「人衝我鬆」的時代愧疚，一切歸於平靜。他還是獨自坐牢，時代之問，仍需解答。

去年三月，港大女生許嘉琪亦因為在旺角暴動中向警員投擲玻璃瓶而被判監三年。她開判後不禁垂淚。我不曉得她的眼淚是出於懊悔、不甘、還是冤屈和憤懣，但不論是何種原因，她的洶淚遠較她的擲瓶更有力量。她的眼淚是一種喚醒：學生最有效的武器從來是道德力量，不是暴力。

中華兒女為何總是要引頸成一快，才能不負少年頭。從五四運動的拋頭顱灑熱血，到抗日戰爭時的十萬青年十萬軍，到「文革」時候的紅衛兵，到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然後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每一代青年都

面對不一樣的艱辛，在時代的不同虧欠下作出他們獨有的開拓。香港九七回歸後，特區初生代今天已是英姿煥發的青年，他們本應肩負光輝的歷史使命，卻為何在迷失的時代迷失了？這亦是時代之問。

第一個要問的，是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通識教育首要目的，是培育我們青少年明辨是非。但這個教師聯會卻倡導是非不分。該會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其網站發表聲明表示：「通識討論正需要學生兼論正反雙方意見，……具體情況中，即使討論暴力抗爭，教育界已早有共識，討論時教師必須秉持中立、為學生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見，並需清楚指出法例以及風險所在，以至暴力抗爭可能對其他持份者造成的影響等。」

在這個後真相年代，在傳統價值受到不斷衝擊的年代，不要說年輕人感到迷惘，連我作為教育工作者亦深感迷茫。與學生討論暴力抗爭時，教師必須秉持中立？暴力是中性的？我把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聲明細閱再三，上文並無任何前置條件，下文並無任何「但書」，意思清楚明確，就是與學生討論暴力抗爭時，通識科教師必須秉持中立，為學生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見。



◀與學生討論暴力抗爭時，通識科教師必須秉持中立。圖為旺角暴亂場面

暴力有正反均衡的意見？如何「正反均衡」？像媒體報道選舉候選人一樣，必須給予每人均衡的篇幅？老師為學生「提供意見」時，對暴力的負面評述必須提供同等分量的正面評述來均衡它？使用暴力原來有無限空間來作正面論述？橫看是暴力，豎看是勇武，側看是英勇？街頭暴力前面看是暴民，後面看是義士？校園暴力從負面看是校園暴力，從正面看是體操鍛煉？性暴力從女生的負面角度看是強姦，從男生的正面角度看是彼此歡娛？

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不辨是非，如何能教導學生明辨是非？通識科涉獵範疇廣泛，在很多議題上，會涉及個人意見和立場，不涉

對與錯。例如立法會選舉應該支持建制派或非建制派，老師必須保持中立。反暴力卻不是主觀意見或個人立場，而是人類基本而共通的價值觀，與公平公義一樣，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違反了，便是錯。

在意見和觀點的爭議上保持中立，並不同在基本的道德價值上保持中立，否則人類任何行為都可因意見不同的立場有異而合理化。同一個行為，從這個觀點看是對的，從那個觀點看是錯的。一切行為的對與錯，都變成意見和觀點。意見是自由的，每個人的意見都享有同等分量。於是在孩子尚未成熟的心智中，使用暴力和反對暴力的是非黑白被貶值為芸芸眾說中的一項意見，只有各

自不同的灰色，沒有黑白。

該聲明不要求老師指出使用暴力的對與錯，卻要清楚指出法例及「風險所在」。如果沒有風險，例如使用暴力時戴上帽子和口罩，沒有被認出的風險、沒有承擔刑責的風險，就可以心安理得使用暴力？

我並非通識科老師，但教過大學通識科。在一些難定對錯的爭議中，討論完畢時學生最想知道的，是老師最終的立場，因為學生普遍認為老師知識廣博。在網上知識隨手可得的年代，為何還要老師？為何更要老師？就是因為有老師的帶領，才可以讓學生達到他們只憑自我探索無法達到的思想和心智成熟。

有老師說：「複雜的政治和社會議題很難定對錯。老師的責任是培養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傳授他們分析複雜事情的技巧，並透過前人的研究和集體智慧所得出的理論和原則，配合今天思維，以辯論、多角度思考、研究，讓學生可以在無畏無懼的共融環境下，以尊重不同意見的正面態度，作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對涉及主觀意見和個人立場的爭議，這取向是對的。

亦有老師說：「作為一個公民，老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社會的不公義，提出批評；對政府施政的失誤，作出痛擊。……老師有責任以其所學，積極啟蒙學生，並參與社會活動，創造一個更公平公義的社會。」在涉及人類基本價值的議題上，這取向是對的，包括公平、公義、反歧視、反暴力。

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聲明雖然備受抨擊，但至今仍不肯撤回。該聲明並表示：在討論暴力抗爭時秉持中立是「教育界早有共識」。我作為教育工作者，在此再三追問：這所謂共識，是如何得出的、誰人得出的、何時公布的？

轉載自《亞洲週刊》

千里之行

港大環遊世界步行賽 冠軍10人走逾700萬步

一個月內步行總數足以圍繞地球七次？香港大學舉辦的環遊世界步行挑戰賽吸引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400人參與，由朱小姐帶領的Jogging Walking隊於比賽中獲第一名，十個成員總共走了超過700萬步，她說享受比賽過程，亦有很多難忘經歷，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希望來年繼續參加。

環遊世界步行挑戰賽是（運動是良藥—在校園）其中一項校園計劃，亦是由世界最大的運動醫學和運動科學組織美國運動醫學會發起，致力鼓勵校園積極推動教職員和學生參與活動，達至身心健康。港大亦順應組織宗旨，由署理校長譚廣亨，副校長（環球事務）高為元及副校長（教學）何立仁率領一眾教職員組成Vigor@校長辦公室團隊參賽，此計劃更讓港大獲得金級校園認證團隊代表。

環遊世界步行挑戰賽推出後，吸引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400人參與，150個隊伍一個月內步行總數更達4.63億多步，足以圍繞地球七次。

Jogging Walking隊及文武隊步行總數分別達750多萬及600多萬，分別獲得小組第一和第二名。Jogging Walking隊長朱小姐說心情興奮，又很感激隊友的鼓勵及支撐，直言除了贏得獎項外更贏得友誼。問到在參加比賽前的事前準備，她說本來已加入一隊參加行山，跑步等活動，午膳及放工時間亦會聯同隊友步行至龍虎山再下山，放假時花的時間更多。她覺得最有趣的在山頂步行，一來是飯後路徑，二來整隊都是以玩樂及聚會形式進行，十分輕鬆，她希望來年繼續參加並在個人賽中奪得第一。

健康問題是都市人關心及迫切的問題，該計劃希望大學能作先導，促進師生多做運動，讓運動成為生活一部分。

實習記者 卓銘軒



書架

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令不少行業和事物消失。近日，我閱讀了潘國靈的《消失物語》（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本書記載了不少在今天已消逝的事物，包括香港的傳統行業，這些行業全都是我們小時候的集體回憶。在未來的日子，將會消失的行業會愈來愈多，本書用文字及相片，記錄了一些香港已消失的「文化遺產」。

書中令我最受興趣的已消逝或將消逝行業是補煲業。香港末代補煲佬吳源無限期補養售出的煲，後來，他病了，至今下落不明。現代社會是一個用完即棄，甚至是未用已丟的年代，相信已沒有人會花錢保住一個瓦煲，實是補煲業消失的主要原因。

在連鎖眼鏡店未盛行之前，眼鏡在流動攤檔發售，攤檔小販被稱為眼鏡佬。顧客不知道這些眼鏡怎樣得來，轉過多少次手，它們不斷為人循環再用。今時今日，我們把身體交託給科技。眼鏡店必有專業驗光師，眼鏡佬注定被淘汰。

事實上，作者在全書貫徹着一個主題，「我所熟悉的東西，已經不復存在了」。書中的「消失」有着不同的歧義：照字面表意，是指舊日子的消逝之物，它們沒有明確的消失邊界；亦可理解為事物處於社會邊緣位置，被視而不見或習慣化了。他透過相片及文字，為這些消逝之行業留下了紀錄，從而令到下一代人仍可了解我們上一代人的生活。這些記憶不但是過去已發生之事情，亦是文化的傳承，只要多了解這些文化遺產，我們自會對香港培養出一份歸屬感，同時令到我們更愛惜我們的香港。

期望大家讀畢全書後，亦會認同作者所提出的一個觀點——「對曇花一現的悲憫，努力保存終會消失滅絕的東西」。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應用趨廣泛 步入「後工作時代」

AI帶動新產業 不愁冇工開



牛津大學一項研究警告，AI（人工智能）不斷取代人手，20年後，現今人類從事的職業，有一半會落入AI手上，藍領工作首當其衝，由自動化機械取代，但白領工作也難以幸免。

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見到AI的影響。銀行櫃台人員比前大幅減少，許多交易已在網上進行。股票交易大部分由交易程式接管。基金開始用AI選股。美國智庫預測，到2025年，金融機構會減少23萬人。保險公司用AI查核文件，可節省30%人手。會計師樓和律師樓用機器人閱讀法例和文件，可減少20%人手。醫療機構正試用AI分析健康數據和診斷。美聯社用AI撰寫財經和體育新聞。電腦軟件幫助作曲，演算法用3D打印技術創作「新林布蘭自畫像」，連專家都無法辨識是真跡還是仿製品。

中產階級面臨淘汰危機

日後，AI的應用將愈來愈廣泛，以至有學者提出科技發達的國家已進入「後工作時代」（Postwork Era），即是說，需要人類從事的工作愈來愈少，而且主要是兩類。其一是高薪工作，即富豪、企業管理層、政府

高官……等等，畢竟決策都要人類去做，不能全部交給AI或電腦。歌星、演員、名廚、運動員、醫護人員等，都不是機器人可以取代的。其二是低薪的服務，如清潔、看更、侍應、修理水喉、送貨……之類，機械人不無法取代其工作，就是成本太高，倒不如聘請人去。

換句話說，現今發達國家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將面臨遭AI淘汰的危險。社會將兩極化：10%是富豪和從事第一類工作的高薪人士，其餘是低薪勞工。現時已有跡象，中產階級薪酬長期不升或下跌，向上流動機會愈來愈少，向下流動的可能性不斷增加。

人的欲望無盡 定有新需求

樂觀的經濟學家認為，上述的預測太悲觀。回顧人類歷史，工業革命前，全球各地80%人口從事農耕，現時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不到10%。全球人口增加了幾倍，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時，只得四億人，如今接近14億，農業人口近六億，城市人口近八億。能養活這麼多人，皆因發展了工業：製造業創造了許多職位。到製造業機械化、自動化時

，服務業興起，不單吸納了不再從事製造業的勞工，還給新增人口許多工作機會。

在這段期間，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增加了勞工福利和保障、再培訓等等，促使失業勞工可以順利轉業，馬車夫成為汽車司機，雖然經濟有起有跌，有繁榮也有不景，整體來說，並沒有發生大量人口沒工做的情況。同樣，在1990年後，互聯網、電腦、AI愈來愈盛行，許多工種消失了，但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失業率，並沒有大幅增長，仍然保持在3至6%，雖然工作欠穩定，薪酬沒有相應的提升，以致貧富懸殊加劇，但並未引致大量人口失業。

樂觀的經濟學家相信，AI取代不少現有的工作，同時又會創造出新的工作，如寫軟件、應用程式（apps）、電子遊戲和競技、健身、飲食、視頻……等等。無他，人的欲望無窮無盡，永遠不會滿足，故而舊的需求消失了，新的需求會出現，有需求就有供應，創造出新的產品。有新產品，就有新產業（如手機、無人駕駛汽車），有新產業就有新工作。何必杞人憂天呢？

撰文：博文

人類助手 不能創造發明

知識點

對AI，有兩派看法。一派認為，無論AI如何發展，都只可能是弱AI，或窄智能（Narrow Intelligence），即是說，AI可以控制家居的溫度，可以跟你談話，可以撰寫經濟和體育新聞、可以幫助你選股票（卻不能保證所選股票必能獲利），甚至可以模仿畢加索的風格畫畫，模仿貝多芬作曲，模仿霍金寫文章。就算AI會「學習」，都永遠不會成為另一個畢加索、貝多芬和霍金。換句話說，AI不能創造、發明，因此永遠不能取代或勝過人類。有說AI的A，只是assistant（助手），AI只是人類的助手。



思考點

弱AI可發展成強AI？

霍金認為，雖然現今的AI只是弱AI，但它終會由模仿，進而學習，發展成強AI。人類的進化就是先模仿，後學習，最終發明、創造。嬰兒只會模仿，由模仿學會說話和使用工具。入學讀書，學會各種知識後，就會創造。AI學習的效率遠比人類快，人類愈來愈依靠AI服務時，就會教曉AI許多書本沒有的知識，例如：為了增加生產效率和減低成本，人類會「教懂」AI自我複製。到時，為什麼AI不可以像人類般創造呢？許多古人認為不可能的事（如登陸月球），現今已成事實，誰敢一口咬定弱AI不會發展成強AI？